

二之刊叢誌雜行旅

記行旅南皖

著 野 素 洪

行 印 社 行 旅 國 中

• 二 之 刊 叢 誌 雜 行 旅 •

記 行 旅 南 皖

著 野 素 洪

行 印 社 行 旅 國 中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初版——三〇〇〇冊

·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

皖南旅行記（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五十五元
外埠酌加郵寄費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作人 洪素野

出版人 潘恩霖

桂林東鎮路一九號

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

分售處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大書店

自序

一個人最寶貴的是青春時期，而我的青春時期就是給無盡的浪遊的慾望佔領了的。

我的旅行慾可以說是從少年時起就萌芽了的。記得幼小時候，便常跟着愛好登山玩水的老祖父，到故鄉的山頭，喝清冽的冷泉，看滿山的紅葉，聽幽谷的風濤；或在鋪着霜的夜裏，祖孫兩人提着燈籠，走十里廿里的河塘路，趕看鄉間的節會和社戲。因此，有時往往冒着蒙蒙大雨，在深更半夜裏，纔從鄉間涉水回到城裏來。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清晰地記得起祖父那時候興奮而愉快的神情。這種教育却給我種下了不可遏止的旅遊的慾望，直到今日還是擺脫不開這種強烈的誘惑，我的青春便也在長年的風塵旅路間消逝而去了。

環顧親朋相識的人中間，確也很少有像自己這樣的人。這些年來，總是一個人，踽踽涼涼地獨自旅行，經歷過阿剌伯南非一帶的酷暑，也迎受過西伯利亞大漠的嚴寒；至於風和日麗的歐西名都，和無寒無暑的南洋諸島間，亦會逐地飄流遊行，留過一些時候。行則安，住則苦，這樣的性癖，連自己都觉得不可解。正如 Ch. Baudelaire 說的：「不知爲什麼，却始終嚷着走哇，走

哇，」的旅人之心。惟有在長年流徙的旅程中纔能感到生之實在的這種心情，真使自己吃過無量的苦。世間原也有專爲旅行而旅行，爲着要看想看的東西，而不憚跋涉萬里路的人；但是自己却又不像是這樣的先想起要看什麼才登上旅途的人，而僅僅是討厭再過礦物植物似的凝固不動的生活，纔把自己送到山和海的旁邊去，趕到新的未知的都市去了的。所謂「唯有要去而去的，纔是真的旅人」，我大概也就是這樣的一種人。

年來雖也走了不少的地方，但一向都沒有想起要寫些文章。旅行固然可以看到眼前百變的風物，寫下來或堪供他人的賞玩；但真正的旅人實在只能爲己，「須如白雲飄過太空一般的自由的無計劃的心情」，如是逼着要一路寫些文字，便失旅遊的真趣了。可是我到處還是寫了一點，那時已從國外回來，打算開始國內的旅行，預計需籌三年五年的旅費，恰好有人願意供給這個費用，自己則以遊稿來調換，就這樣地開始寫下去了。後來因事停攔，沒有繼續這個長程的旅行，因此，稿子便只有這麼一點點。現在中國旅行社願意給它一個成集的機會，自然非常可感！只望這個集子出版以後，我能够再有機會繼續我的行程，在風塵裏來去，在風塵裏生活，便是大歡喜事。如果說這個願望還是太大，那末，世間可望的事也就有限了。

三十三年二月廿九日·洪素野記於桂林·

目次

自序

一・自南京西行·····	一
二・采石磯頭太白樓·····	四
三・江東淮南一名城·····	八
四・詩人賈島墓·····	十二
五・白紵青山帶雨遊·····	十五
六・赭山滴翠軒·····	十八
七・蕪湖米市·····	二十一

八・蕪湖的人物山水園林·····	二五
九・宣城敬亭山·····	二八
十・南樓與北樓·····	三二
十一・宣城雜描·····	三五
十二・宛陵人物誌·····	四三
十三・寧國景象·····	五十
十四・績溪人的生活·····	五五
十五・績溪掌故與古蹟·····	六二
十六・歙縣風土景物記·····	六八
十七・新安四寶·····	八二
十八・徽州的茶·····	八九
十九・歷史上的徽州名人·····	九四

二十・屯溪散記·····	一〇一
二十一・戴東原的故鄉·····	一〇四
二十二・齊雲白嶽三日記·····	一〇七
二十三・休甯小紀·····	一一五
二十四・祁門雜志·····	一二七
二十五・祁門紅茶·····	一三七
二十六・祁黟道上·····	一四四
二十七・黟城掇瑣·····	一四七
二十八・訪俞理初故居·····	一五三
二十九・黟縣兩名宿·····	一五六
三十・水驛山程五十里·····	一六〇
三十一・黃山歸來·····	一六三

三十二・太平一瞥……………一八六

三十三・石埭訪古……………一九一

三十四・石埭采風……………一九七

三十五・青陽漫談……………二〇一

後記

一 自南京西行

自憐湖海三年隔

又作塵沙萬里行

——錄王荊公詩

四月本來不是外遊的佳節。凡是專爲賞玩山水探覽勝景而出遊的人，多半總要在晴風麗日，上花開的春二三月，這時候山色如黛，花鳥迎人，加以雨香雲淡，草滑沙暖，纔是最適宜於旅行的季節。

我們翻閱古籍，便可以看到古人對於春光真是百般愛惜，譬如在正月，便設帳於園圃郊野，爲「探春」之宴，或遇名花，則設席於草地，士女以紅裙遞相掛插，叫作「宴帳」，互相顧飲取樂。在二月，又有「探春賞花之舉」，花朝麗月，春色已佔得二分，故當時士女，不是泛月遨遊，便臨水宴樂，這一種昇平景象和人民生活的閒適，很是使今人豔羨。至於三月，更是柳絮驚嬌，百

花如霧的良辰佳日，古人更不會輕輕放過旅行的好機會。就是貧寒人家，也要到郊外踏青一番，以代遠遊。所以唐人有「春遊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之句，足見當時人民對於春遊的狂熱與普遍。但是四月，論季節，已經交了夏令，九十風光都過了；論氣候，正是黃梅時節，晴雨無常，並且風日也已經不很清和，頗帶炎威了；論景物，則春餘夏始，花光已老，野外也只有莽莽的草原而已，陸游初夏詩所謂：「百花過盡綠陰成」，就是出遊，恐亦無多佳趣了。不過我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却並不專在遊山玩水，故春光雖已老去，於我倒覺得沒有什麼。（按通訊稿原題爲：「四月浣花天——自南京西行」）

現在就先從安徽當塗開始，記錄我在旅途中的所見所聞。

從南京出發到當塗，從前水陸兩道都可以通：水道有小洋輪，旱道則多步行，兩地相距僅一百四十華里，所以跑跑路也不怎麼費事，現在兩地的交通，又新闢了公路和鐵路兩大幹線，其便利更不須說了。我這回因想看看新闢的「京蕪鐵路」，就搭火車而行。這條路由江南鐵路公司經建，據說還是民國以來，國內「商辦」的第一條鐵路，（關外的除外），同時最近纔從皖省通到首都，所以格外值得我們注意。我於五月八日午後三時登程，在中華路考棚江南公司上汽車，約二十分鐘，抵小行鎮臨時車站上火車，四時正啓程離京西行矣。

車行後，卽至首尾巡視一周，設備都頗精美，頭二三等客車都較京滬路舒適，四等座則略似國有鐵道之三等客車。這條新路在工程方面值得稱道的，就是建設費的經濟，因為通常國有鐵道每一公里之建築費，約需十萬圓，就是輕軌的「杭江鐵路」，其造價的經濟已算空前未有，亦需三萬五千餘圓，而該路造價却較它更低；同時杭江路輕軌不能聯運，此路則爲重軌，功用與其他國有鐵道相同，可以說能以最低的代價完成了一件水準並沒有降低的工程。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據說是因為這條新路的客車和貨車，多是從北甯路敗買了來的，此外枕木等項，也多購用較舊的材料，費用因此就省了。

車行計經江甯鎮、銅井、慈湖、采石四地，於六時五十六分抵當塗縣，沿途邱陵起伏，不見極目萬頃的平蕪，同時也沒有雄偉的高山，風景較江北略帶春意，但少湖沼水流，終不很秀氣耳。

五月九日寫於當塗

二 采石磯頭太白樓

提起采石，大家很容易會聯想到一位「千古以來一人而已」的仙才——李白，同樣誰要是談到太白，也馬上會想起這位詩人神祕的死。據歷代傳說：李白是「泛舟采石，大醉狂叫，入水捉月而死」的，因此歷來詩人才子，每到江南，則采石磯頭的太白樓總要登臨一番。

不過采石之聞名，還不僅是因這一段詩話而已；它最光榮的史蹟，是在我國宋代一位民族英雄虞允文曾在這裏抵抗過異族這一點。據正史載：當時「金主亮親率大軍臨采石，宋軍三五星散，無人負責，允文犒師至此，立招諸將，督以死戰，遂大敗金兵，焚其舟三百，敵始遁去」。金主海陵王亮，就是在此吃了敗仗之後身死的。

我於九日午後，自當塗搭汽車西北行，半小時抵采石鎮，步行赴翠螺山，太白樓就在山麓，舊建於唐元和年間，歷代屢經修葺，去年又新加漆沐，故樓閣輪奐，頗爲美觀。樓凡三層，有譚延闓寫的「謫仙樓」，和邵元沖寫的「太白樓」兩表額。樓上二三層均有太白造像，其一端坐，如三宮大帝，不像詩人；其一則倚臥榻上，手執金杯，旁侍二童子，頗足表現「酒仙」的氣概。極

聯絕少佳作，且多係近代物，清以前的不見一字。譬如宋梅堯臣的采石太白樓詩：「采石月下逢謫仙，衣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丸身翻然。」的名句，和李卓吾的太白樓詩：「世事真同水上萍，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樓」。和「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兩絕，在此都看不到。晚清李鴻章彭玉麟均題有一聯，李聯爲：「憑眺俯江流，想當年采石磯邊，醉月詩仙，望古獨攜懷謝句；登臨餘袞輩，問此地天津橋畔，談瀛海客，何人解草黑蠻書？」彭聯爲：「此處吳題詩，誰個敢爲學士敵；江心頻捉月，我來肯拜酒仙狂。」亦均未見。我所見到的，只有「仙從天上謫，月向水中撈」的新聯，和抄東坡句「氣蓋天下」等等近人題寫的表額，使人不能起思古幽情。畫碑方面：有彭玉麟的拿手傑作梅花碑，頗可喜。聞清蕭雲從（尺木）曾在太白樓四壁皆有「五嶽圖」，亦未之見，殆日久漫漶，已失痕跡了。

樓對大江，據傳係就太白舊遊地而建。左側爲彭剛直祠，再左尙有二祠，建築與彭祠近似。出太白樓向江岸山道北行，竹石蒙翳，崎嶇曲折。直達磯頂，則見大江橫流，風帆滿目，無限關山。崖巖水濱有洞，建廟於洞內，可對江品茗；此外沿江崖各開，尙有峨眉亭，南大門，玉泉廟等處可憩脚。

前閱近人所作遊記，好像翠螺山、采石磯、牛渚山、是三個地方，現在親身登臨，纔知並非如此，翠螺山是總名，采石或牛渚則是該山突入江中的犄角而已。古書上却說得較清楚，如輿地廣記稱：「牛渚山一名采石，在當塗縣北大江中。方輿勝覽分牛渚采石爲二山，非也」。又嘉慶重修一統志稱：「采石山高百仞，西接大江，三面俱繞姑溪，一名翠螺山，山下突入江處，名采石磯」，這就說得更清楚了。

近人所以將采石與牛渚視爲二地，實亦有其原因，因爲史書上每將兩地分寫，如後漢書稱：「興平二年，孫策渡江，攻劉繇於牛渚」。三國志稱：「孫權使孫瑜自溧陽移兵至牛渚，自是常爲重鎮」。又晉書：「咸寧五年伐吳，遣王渾向牛渚」。此外如韓擒虎以牛渚而亡陳，常遇春以牛渚而敗元兵，都是只稱牛渚，而不言采石。但是另一方面，如宋史：「開寶七年，曹彬敗江南兵於采石磯」，以及虞允文抗金兵於采石，樊知古曾漁於采石，太白投江於采石，均不言牛渚。故容易使人誤解，以爲采石和牛渚必係沿江之二大要隘，我在未遊前，亦作如此想。當遊了太白樓以後，想尋燃犀亭，因誌書載：「晉溫嶠至牛渚，聞其下多怪，燃犀燭之，後人因於其地建亭」。當時就很費躊躇，心想太白樓在采石磯，而燃犀亭偏在牛渚，不知能否找到，不料沿江上崖岸走不了幾步，便看到一座破亭，走近一望，亭中石碑上正寫着「燃犀亭」三字，當時真有點喜

出望外。而采石牛渚原是一地亦獲一明證了。

歸途折至太白樓北面，有廣濟寺，也是一所古寺，誌稱係吳赤烏二年所建，本人對於寺觀祠廟，不狠發生興趣，只過其門而不入。此外，采石磯頭，沒有什麼古蹟，大概走馬看花，半小時可遊了；若品茗憑覽江景，則二三小時也不算多。說到形勢之雄偉，景色之夢幻，確可推爲長江東南之第一江山，南京的燕子磯，和丹徒的北固山，雖亦算江岸名蹟，但以之與采石比衡，則難免寒儉矣。

五月十日寫於當塗

三 江東淮南一名城

到當塗三日，它給我的印象是「淳樸」和「整潔」。

從前我會遊閩南各地，尤其是廈門一帶的街巷市井，塵沙滿目，污雜逼道，使人不能一日居。而這裏街坊小巷，都很清潔，市無喧雜算鬧之聲，道無沿門乞食之徒，純粹表現出一個太平盛世的外省小城市的幽靜快樂景象。

此間居民，什九藉田爲生，純粹的大小地主和農民不必說，就是在城中營商的賈人，亦大多另有幾畝田地，經商不過算是他們的副業而已。我會與當地人士談過幾回話，如縣長，商會主席，以至旅館掌櫃，茶樓主人，也都這末說。看看前代的記述，如陳書「宣帝紀詔」中說到淮南郡的，（即宋之太平州，明清之太平府，現在的當塗縣）。稱其「良疇美拓，畦伏相望，連宇萬甍，阡陌如織」，足見當時農田之綿茂；宋曾鞏（子固）亦說太平州「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大概這地方從遠代到今日，都是衣食足以自資的太平城市。

據熟於掌故的人說，此間從前最大的災劫，就是洪楊之亂，當太平軍進城時，全城盡付於火。